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四

元　汪克寛　撰

## 桓公上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

庚桓王午九年元年齊僖二十年晋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感方

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扶又反稱元年可乎前郊祀志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來者詐令人持玉盃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詔更以十七年為元年愚按史記秦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為元年索隱云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一年則改元不自漢文始矣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孝武即位改元建元年號昉見於此劉氏攽曰封禪書稱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後三年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言之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追命故元封改元始有詔書愚按元光因長星見元狩因獲白麟元封因封禪太初因改歷天漢因祈雨各因事而改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平聲使記注繁蕪莫之勝平聲載

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

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程子傳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宣與聞乎弒故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桓公與(音豫)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高氏曰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嗣君實與其故而無以為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為誰乎故著其纂立之罪特書其自即位者以不弑自居也高郵孫氏曰繼弑書即位是例之變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適(音嫡后同)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展兩反后同)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劉氏曰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之則桓之弑隱春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乃讓也非攝也)曰古者諸

侯不再娶公羊於禮無二適杜氏注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雜記妾攝女君啖氏曰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通旨夫人亡則次妃攝治內事重男女之配也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據左傳公曰吾將授之矣乃實讓之非攝也歐陽氏曰隱公之稱號無異於正君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本劉氏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詩狼跋小序周

(公攝政)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本劉氏)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書堯典小序讓于虞舜)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杜氏曰繼室子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去聲)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趙氏曰妾母不得為夫人桓何以得貴若然是禮可得而越分可得而踰也若母得以子貴即成風之賵塋不應有譏而公羊經外妾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為證首亂大法良可惜哉)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

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前張良傳四皓云云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家氏曰或問桓公非受命於惠公乎曰否惠公慕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也非惠公嘗有治命也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實也隱欲讓桓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則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吐南反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說而傳柱戀反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前哀帝紀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尊定陶傅太后

及丁姬並為帝太后後光武紀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越二年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工忽反之也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幷見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與之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敎正民彝之大指也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簒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

與天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杜氏曰垂犬丘衛地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將為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必哉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情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羊傳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魯朝宿之邑邴者鄭伯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程子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為會以求之

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愚按許田在王畿内今汴梁路通許縣

許田所以易祊必彭反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蘓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以祊為未足而益之以璧耳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以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上聲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去聲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去聲易許田孟

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簒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音茂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何氏曰使若暫假借之辭杜氏曰隱其實不言易祊稱璧假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又以見音現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資中黄氏曰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假許

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禮為内諱也張氏曰公篡立而歸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篡弑之人人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為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桓公受弑以棄朝宿之邑故諱易言假内以諱為恥盖大惡然後諱也家氏曰書鄭伯以璧假田著鄭莊乘魯有惡要許田然後與之盟也劉氏曰公羊謂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名自有名据實而書豈敢擅易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左傳結祊成也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程子傳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杜氏

曰越近垂地名愚按今屬東昌路曹州濟陰縣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去聲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王氏箋義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魯張氏曰交贬之以見其惡高氏曰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越而位乃定焉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為此盟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徒對反書康誥凡民自得罪殺越人于貨罔不憝愚按書本謂殺人而取貨財者凡民無不怨惡況弑逆之賊覆載所不容安得不人人惡之哉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

孟子無命字愚按孟子本謂不待教戒而誅戮之而此借引之謂不必待上之人教命而可即誅之也

鄭與之盟以定其位左傳宣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注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復是肆人欲滅天理等倫紀于弁髦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去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音現矣王氏曰垂越皆衛地其地於鄭為近於魯為遠譏桓公簒立遠會鄭莊以求王朝卿士之援也家氏曰衛州吁之弒其君魯隱宋殤為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弒於其弟鄭莊逼弒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弒於其臣魯桓率三國受弒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雠終身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國大亂幾亡黨賊為

利者亦知所懲矣

秋大水書水災之始左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程子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本何氏注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為災則書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音戾妖氣也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書大禹謨作儆予愚按警戒也非堯舜致水而曰儆予者見聖人憂民之切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

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氾濫於天下集註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堯時尚未盡平也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堯典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貢作十有三載史禹治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去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

解誤矣宋鑑神宗熙寧六年上以久旱憂見容色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愚按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溢為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内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為灾則不志也孫氏曰水不潤下也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徵應之春秋之出多灾異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悉書之不可勝書惟内灾則詳而録之外災或志或不志則天下之灾異從可見矣

冬十月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詳見隱六

辛未 桓王十年 二年 齊僖二十一晋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

十一宋殤十弑秦寧六楚武三十一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程子傳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督不稱氏義見衛州吁注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

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范氏注誤矣通旨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弒隱公而自立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所以治桓會于稷以成宋亂也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王之不王故桓亦不之王也十年復書王者天道人事十年一變而篡殺之惡則不可泯故復書王者所以治桓罪垂世法也十八年桓已死矣復書王者明弒君之罪雖其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家氏曰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之罪二年書王以魯賊未討而宋亂又作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篡弒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或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今春秋以討賊責之其如諸侯之不稟命者何曰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

桓王能以誅討二簒號召天下名正言順諸侯大國必皆來會允馮督輩可坐而翦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究彙日繁曲沃以支宗簒晉陳佗以庶孽干嫡鄭突挾強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助而拒違王命無知弒襄渠彌弒昭傳瑕弒子儀宋萬弒捷文姜弒桓慶父弒般及閔綱常掃地君父兄岌岌乎不能以自保春秋所為作為是故爾○孫氏曰穀梁以二年書王為正與夷之卒則莊閔僖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正何人之卒也愚按許止楚比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之弒皆不書王以正其罪豈以督之弒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宋督弒其君而其他弒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歟

及其大夫孔父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何以書賢也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

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程子傳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按左氏宋殤舒羊反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乃旦反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趙氏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美其能死節也陳氏折衷牧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弑君斯及則并也左氏得之不失其官而書

大夫李氏正義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可也孔父非督之大夫而曰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也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字原父號公是先生清江人宋治平中為侍讀著春秋傳一十五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二卷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曲禮之大節也劉氏權衡云云杜氏謂孔父貶稱名如杜意乃當名君字大夫顛倒人倫乎孫氏曰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如祭仲單伯女叔之類高氏曰祭仲亦書字於鄭伯寤生卒之下齊氏曰人名不當獨稱曰父若考父林父行父是也公穀以父為字近之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

張氏曰務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宋鄭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孔父殺公怒則弒之遂召馮而立書與夷之弒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

能為有無亦庶幾平聲焉凡亂臣賊子畜敕六反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戶化反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去聲欲禪位而憚孔融

前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後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忌而潛忌之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

所論建漸廣益惲之郝處承操風旨令路粹枉奏融不軌書奏棄市范曄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本穀梁有國之急務也通旨聖人取三大夫蓋君已弑力不能討至此止有死爾常人之情於此轉易者多故聖人取其死節也如宋萬弑閔公殺太宰督督嘗弑君矣雖有大節不可贖也襄仲弑子赤惠伯被殺亦不書者非君命可以無死故也晏子曰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者齊莊不為社稷死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陳氏曰

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雖衛甯喜殺太子角楚比殺太子祿皆不書必大臣也然後書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晋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弒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與人也永嘉呂氏曰孔父乃穆公所屬殤公者也荀息乃獻公之屬其子者也孔父荀息存則殤公卓子與之俱存孔父荀息亡則殤公卓子與之俱亡殤公卓子已弒而孔父荀息尚存則督克不得而全矣仇牧雖非屬受於先君然聞君弒趨而至遇于門手劔而叱之是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以生仇牧死然後萬得以奔陳耳非能與君存亡何以如此愚按或謂孔父大夫不當蒙弒大夫苟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為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以褒其死君難此聖筆之精意也朱子綱目書宋太子卲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等蓋切

取春秋之義也不然袁淑乃宋劭東宮小臣又何以不言殺乎○啖氏曰左氏云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遂弒殤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色遂妄為此說耳趙氏曰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按孔父之事自是史開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關君不忍乎又曰蓋為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

滕子來朝 程子傳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杜預范甯謂為時王所黜也薛氏曰當黜爵于周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扶又反作乎朱子語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

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家氏曰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愚按蜀之盟齊在鄭下范氏亦謂時王所黜然齊鄭之爵未有所貶烏見其時王黜之乎又有言其在喪者趙氏曰滕侯爵自齊桓霸後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此時未有霸者故知在喪也朱子語前不見滕侯卒乃不通之論終春秋之世不復扶又反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于偽反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

慭也巳不能討又先去聲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忍爲黨惡之徒春秋之所深惡去聲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外之也曲禮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高氏曰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今隱為桓所弒反率先朝之此不仁不義之甚故春秋以夷狄待之　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中庸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劉氏曰仲尼作春秋雖以文褒貶猶不擅進退諸侯蓋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豈若是專之以亂名實哉　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

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通旨滕本侯爵降而稱子者首朝桓公黜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禄擅易其爵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者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黄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充之反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史本紀蚩尤為暴黄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左傳文十八年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家語王言解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

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有僭王肆亂崇獎逆賊瀆亂三綱之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稱王杞莒廢禮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沙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

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今春秋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聖王不作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孔子從而稱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弑逆之人其罪可知朱子語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

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淩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程沙隨說春秋見得此意却頗有理臨川吴氏曰朱子之意與孫氏意同諸家或以為貶或以為文誤俱未安愚按滕杞薛之君或卒而不赴或赴而不名不葢則其國之削弱而自貶損或有是理戰國之時

衛初貶號曰侯又貶號曰君即降爵之例

三月公會齊僖侯陳桓侯鄭莊伯于稷以成宋亂公羊傳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穀梁傳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君子無遺焉爾程子傳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杜氏曰稷宋地

按左氏為去聲賂故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立華戶化反氏也杜氏

曰督戴公孫未死而賜族郲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紀具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丁亂反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音怪其室洿音烏其宮而瀦焉盖君踰月而後舉爵見檀弓疏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不得縱赦之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徒對反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去聲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徐邈曰宋雖已亂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

則受成亂之責趙氏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也安定胡氏曰成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夫臣為于偽反下同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據論語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爾孫氏曰弒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桓弒隱亦懼諸侯討已故翻然與督比周同惡相濟以成其亂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安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

有孔父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張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馮立督然後其亂始成遂使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所為作也家氏曰魯桓身弑君之大惡王誅不加乃復因宋之有亂同惡相濟以為此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國為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蓋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為此會將以謀宋而儌利而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

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市然反下同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

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去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督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謀討蔡直書其所為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去聲）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音現）

下同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朱子語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

通旨問盟會或言其事者其義云何曰會未有指言其所事會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亂宋災故是也盟未有指言其所事盟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釋宋公是也皆春秋大義宜深思之侵伐則多不言其所事者愚按于稷澶淵之會縱臣子之弑君父薄之盟縱荆蠻之陵中國皆闕於君臣父子之大變故特言其事以貶在會之諸侯及大夫也杜氏云成平也然齊桓會于北杏以平宋亂而經不書則此非平亂明矣○趙氏曰公羊云内大惡諱其目言之何遠也按逆祀僖公昭公出遜皆書之若以年遠不諱則桓

公為齊所殺何不明書乎可諱則諱可諱可譏可譏不以遠近為異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大廟　郜古報反大廟音泰左傳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公羊傳器從名故謂之郜鼎何以書譏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程子傳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罷寘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杜氏曰

郜鼎郜國所造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大廟魯周公廟愚按城武縣今屬東昌路曹州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陳氏曰宋以郜鼎賂公其書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故郜鼎賂魯濟西田賂齊書取而已矣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納者不受而強上聲致之謂不謂之獻而曰納謂不當納若先祖之弗受也弒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去順効逆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牙謀弒子般慶父弒般弒閔公仲遂殺赤意如逐昭公聖人為于偽反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

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蜀杜氏曰桓以弒逆而受弒逆之賂不可也况受而納之廟乎桓公以為無周公則可若以為有周公而納之則庸暗之不若爾家氏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鼎納于大廟專責魯也魯取鼎于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郜於郜令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郜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魯桓身弒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大廟大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聖人秉筆誅姦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示後世皆特筆也愚按胄之舞衣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諸

侯所受於先王此之謂重器所以昭先祖之德而藏之大廟者也宋之郜鼎蓋若甲父之鼎莒之方鼎吴壽夢之鼎之類耳況乃亂賊之賂而何以納于大廟為哉蓋不待再貶而惡已見矣又按公穀皆云周公稱大廟而左傳既稱周公之廟又稱周廟謂之宗廟杜預以為文王廟夫王制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云太祖始封之君如齊之太公衛之康叔是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公故周公為魯之始祖而祀之於大廟伯禽為始封之君而祀之於世室也太者大而無上之名豈以太廟之上又有文王廟乎春秋四書大廟未嘗書宗廟也郊特牲云諸侯不得祖天子豈以文王之廟而立之於魯乎禮稱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蓋由魯有禘禮祭文王為所自出之帝故遂謂魯有文王廟若魯頌稱姜嫄而說禮者亦云魯有姜嫄廟耳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程子傳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弒凡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于偽反桓立而朝之也臨川吳氏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小弱為齊鄭所謀度不能自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庇焉○劉氏曰左氏云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竊謂春秋雖亂世兵革之事亦慎用之

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氏誤紀為杞遂生不敬之說穀梁謂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而朝之惡之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桓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愚按成七年曹伯朝六年十八年定十五年邾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為貶或以紀侯不貶從滕子之同同然殺鄧邾牟葛不從同同之例盖聖人閔紀之小弱傷其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原情以恕其罪也何休范甯以紀為進爵則未知隱二年紀子之為闕文耳

蔡桓侯鄭莊伯會于鄧此懼楚之始程子傳始懼楚也杜氏曰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

地愚按今河南府路鄧州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音預焉楚自西

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去聲南征矣詩采芑宣王南征也蠢爾蠻荊大邦為讎顯允方叔蠻荊來威愚按商頌稱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楚在殷武丁時已負險以叛而致中國之討矣然史記謂楚自熊繹事周文王始受子男之封豈武丁用兵深入其國盡平其地至周而復封之歟及周東遷僭號去聲稱王史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為王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厲王暴虐畏其伐復去王號至熊達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怒自立為武王愚按此言東遷始僭號指武王而言也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左傳莊六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虜蔡

侯（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張氏曰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為善所以不振也）不知本此事醜（類也）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天下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御四遠之道矣（家氏曰鄧侯者熊貲之舅而首滅之其虐不亦甚乎）

是會也春秋著齊荆謀夏之始故書愚按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扗杏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濫觴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矣三國同會以懼楚鄧首被滅蔡則逼於侵凌桓文而後服屬於楚同於鄙邑熊虔滅之熊君封之僅存一綫之緒至春秋之終遂不得已而遷州來以求庇于吳鄭則數遭侵伐疲於奔命魯無寧日滎陽成臯之地殆為爭戰之墟幾不能國內袒請命願為囚俘觀諸後日之變則會鄧之舉豈非中國陵夷之端乎○劉氏曰公羊云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三國相會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鄧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據齊侯鄭伯如紀為比例彼自妄說爾

九月入杞　穀梁傳我入之也杜氏曰不稱主帥微者也程子傳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其伐其陳氏曰內桓言大夫帥師但曰入杞何唯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桓師非君將則曷為皆不言大夫桓

以大夫弑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也高氏曰桓弑君莫入莫伐乃反入杞伐邾是使天下共蒙其耻也○愚按或以為蔡鄭入杞然滅偪陽滅賴皆稱遂此不稱遂則入者魯也左氏謂討其來朝之不敬蓋因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會其說耳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脩舊好也杜氏曰惠隱之好臨川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不請盟而桓及之盟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己之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無間於內外也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程子傳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故聖人為之危之

其望討亂之意微矣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古毒反請也反必面曲禮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通旨公如不書至者常事也書至者或危或久或為不義或策勲而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僖四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冬公至十五年三月會牡丘九月公至十六年十二月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二十八年五月會踐土二十九年春公至成十年七月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十三年三月如京師七月

公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二十九年五月公至昭五年春如晋七月公至七年三月如楚九月公至十五年冬如晋十六年夏公至定四年三月會召陵七月公至

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也

宣公會黒壤成公會沙随昭公會平丘皆見責於晋僖公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伐楚成襄之會伐鄭伐秦伐齊定之會侵楚哀之會呉伐齊皆大戰伐之事無不可危定之圍成雖曰以君伐臣而強邑未可遽服觀之昭公伐季氏其危可知若宣之朝齊以簒弑求援惟恐獲戾襄之朝楚幾不得反莫非可危者矣

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

桓公納鄭突莊公納衛朔皆書至伐襄公釋崔杼不討而盟重丘書至會

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

也范氏曰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何氏曰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

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蓋聖人不得已之思其望討亂者亦隱而微矣張氏曰春秋上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蓋聖人初未嘗以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也程子之傳精矣家氏曰陳夏徵舒蔡般之弑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楚人則討之今魯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戎若有人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倖也故特為之致啖氏曰凡公行摠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于策夫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孫氏曰春秋亂世諸侯出入無

度至者危之也陳氏曰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如壯丘于淮圍許迄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鄬之戚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黄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臨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為書之穀梁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檉首止甯毋洮葵丘鹹八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末年牡丘淮二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至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為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至也齊桓既歿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致也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

難或動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也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從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為德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距敗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晋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愚按湯誥稱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武成稱王來自商至于豐則君行書至舊矣然告廟而書至者常禮也不告廟而書至者春秋之變也昭公失國居于鄆書至者五豈以播越在外復能遣其臣告于祖禰乎此聖人之微意雖曰危之亦以著臣子不忘君之義也或曰春秋美蕭魚之會而定公會夾谷孔子相齊人竟章來歸侵疆其書至豈亦危之乎竊謂晋悼九合

諸侯三駕伐鄭非惟諸侯罷於奔命而悼公之勤勞亦甚矣其書至者蓋危中國之戰爭而幸其休息爾若夫夾谷則齊人懷詐諼之謀將有萊兵之劫使不得吾聖人秉禮義以却之魯其危哉

壬申 桓王十一年 齊僖二十二晉哀九衛宣十蔡桓六鄭莊三十五曹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宋莊公馮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二

**三年**

**春正月**

程子傳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何氏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者劉氏曰杜

注不書王者時王不頒歷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歷不得其正非謂不班歷也何為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即不班歷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亦不書朔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是知不書王者不為歷也資中黄氏曰班歷則告朔今無王之年有朔日又有正月則非王不班歷也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如字之亂豈暇班歷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歷明矣本劉氏規過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本李氏指掌永嘉吕氏曰春秋授諸弟子其傳之也豈無脫文故桓公之春秋多闕愚按缺文則不成文義如紀子伯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若桓不書王四年七年無秋冬皆聖人削之也通諸二

百四十二年惟桓公之簡十四年不書王又豈紀録者他無脫漏而獨脫王字乎皆當從程子爲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音現受命於天子之時也高氏曰桓無王者桓篡其兄外託於繼世而立是以免諸侯之討至其喪終宜以士禮見天子而受命又不能爾尚當因使者而請命以臨其民今桓公一不受命遂終其身則享國雖久徒屬雖衆盜賊之未誅耳王氏曰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賜之爵命而歸治其國桓公服除猶不朝王請命則無王之迹彰矣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殘殺也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見論語魯

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音現)桓公無王(趙氏曰王者人倫之所繫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家氏曰或云周衰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宰糾衛命下聘自是再三聘當誅而奬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矣)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見論語)君不君則臣

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源清則流清表正則景正張氏曰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弑君自立故三年以後不書王若正朔不自王出也愚按或云宣亦篡立而不誅其無王何哉竊攷經之所書於桓世再削秋冬王之冢宰來聘則書名諸侯來朝必加貶而宣世書法全異豈以春秋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方伯諸侯及中葉而弑逆者相踵討賊者無復可望故變例而從同歟程子曰春秋時前已立例到從來書得全別謂此類爾

公會齊侯于嬴嬴音盈程子傳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家氏曰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以為此會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為此會以締好於強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越竟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

為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於贏之會譏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逭弑君之討而終殞於齊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女悠為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可不謹哉杜氏曰贏齊邑今泰山贏縣張氏曰所謂贏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愚按今河間路滄州故城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傳不盟也穀梁傳胥之為言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程子傳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愚按陳留今屬汴梁路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何氏曰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不盟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范氏曰申約言

以相違不歃血而誓盟杜氏曰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虞之時已有征苗之誓至周而有司盟之官幽王時大夫作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則盟詛之瀆不待春秋而後見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當時已有是名但夫子作經特筆書之書之所以取之也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論語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集注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詩兎爰小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

胥命荀子大畧篇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通旨信者國家之大寶胥命不盟一節可取

劉氏曰古者方伯州牧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以事相命也高氏曰胥命者相推為牧伯也春秋之變始於齊衛胥命而終於吴晋爭盟自爭盟觀胥命所謂彼善於此也故荀卿言善胥命朱子語洽問胥命齊衛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亦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故彼此相命以成其僭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戰國諸侯齊魏會于濁澤以相王其後秦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此其明證也曰說亦有理愚按朱子意與程子傳稍異姑兩存之竊攷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不可云相命以伯况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推為伯矣蓋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

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成程子傳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高氏曰紀侯懼齊欲親魯郕亦然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朝與之會也○愚按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為紀左傳云杞求成豈因入杞而傅會其說歟○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程子傳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穀梁曰既盡也杜氏曰歷家云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范氏曰盡而復生謂之既言日言朔凡二十六此年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再二十三二十四再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

十二十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桓十七食既朔也朔之明日言日不言朔凡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十七襄十五食晦日也並本公羊不言日不言朔凡二莊十八僖十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直遥反下同日穀梁莊十八年傳前賈誼傳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昌慮反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范氏曰王制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家氏曰陰盛于陽太陽為之失光晝晦為異大矣先儒董仲

舒劉向以為荆楚僭號去聲鄭拒王師之應日食三十六食既者三此年而後荆楚僭王鄭敗王師射王中肩宣八年而後楚莊圍宋析骸易子伐鄭鄭伯肉袒晋大敗于邲屈服荆楚襄二十四年而後齊崔杼衛甯喜弑君吳楚橫行中國皆臣子僭逆外冦暴橫之應變既大則其應亦僭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程子傳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

娶妻必親迎去聲下同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

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音須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啖氏曰以公子尤不可也薛氏曰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別也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王氏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迎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如他大夫翬弑隱而相桓臣子無討焉則固書翬如他大夫也桓立而相翬是德翬也德翬則是桓弑隱桓罪著矣家氏曰翬者桓所與共為簒弑之人為桓謀所以固其位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世去翬族以正其弑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共為逆也若曰翬者

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愚按翬為桓弑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為宣弑赤復為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劉氏曰左氏云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非也春秋非脩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音歡左傳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何以書譏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戒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杜氏曰讙魯地濟北蛇丘縣有下讙亭愚按今

東昌路丘縣 公會齊侯于讙 程子傳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程子傳告于廟也

古者昏禮必親迎 去聲 則授受明 昏義昏禮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 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凡弟越境而送其女者 列女傳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閒之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誡之東階之上諸母誡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 以公子翬往逆

則既輕矣蜀杜氏曰魯逆失之輕而齊送之失之過其貶固鈞者也彙不奪公子齊侯稱爵斥言其人以見不正為去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薛氏曰齊侯送女于外公以會禮接之非親迎且兩失之也夫婦人倫也不正之於其始桓之夫婦是不為夫婦矣張氏曰齊僖受其女之過至於越竟而送之遂使魯桓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之送桓之會皆非也春秋謹而書之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家氏曰或謂公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彙之往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乃遽往會于讙則公之出為齊侯而出非為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蜀杜氏曰再言讙者所以甚之也不言以至者據遂及僑如以

夫人至。既得見乎公也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受之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于讙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義薛氏曰書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七賜反兆矣詩齊風敝笱小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禮者所以別筆列反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臨川吳氏曰昏禮之大節有三納幣一也親迎二也夫人至三也得禮則皆不書魯桓會嬴書譏不由媒介而自求昏于齊也逆女書譏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也會讙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愚按文定此年傳謂娶夫人國之

大事莊二十四年傳謂婚姻常事不書蓋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以為大事而悉志之者所以垂戒而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傳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杜氏曰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臨川吳氏曰齊僖親送女至魯竟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高氏曰隱七年弟年嘗聘今桓篡隱而結昏復使來聘齊侯於魯視篡弑易君恬不為意如市道之交雖耳

○有年 公羊傳僅有年也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程子傳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

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閒故大有年則書之楊士勛疏凡書有年於冬下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音現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詩魯頌駉小序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穀梁傳僖三年閔雨者有志乎民也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鄱陽萬氏曰諸公之不書有年不勝其書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有年大有年各一而已桓宣大惡何道而有年乎獨桓有年宣

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高氏曰凡人力之所不能及者必推之天以天理之有常不若人事之錯亂也今反常理故書其異左傳秦鍼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張氏曰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著桓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公羊也莊七

不修春秋云云君子修之云云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左傳成十四非聖人誰能修之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啖趙氏亦與獲麟並列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賈逵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薛氏曰災異之書正也有年之書幸也政之足以得災而天與之年亦變也通旨孫明復曰桓十八年惟此一年有収以著桓世之多凶饉也伊川曰記異也異反同者也天常為同水變為異每歲凶饉此有年則為異矣○愚按公羊云以喜書故說者以為慶

祥苟以為慶祥則不獨書于桓宣矣

癸酉 桓王十二年 齊僖二十三 晉小子侯元 衛宣十一 蔡桓七 鄭莊三十六 曹桓四十九 陳桓三十七 杞武四十三 宋莊二 秦寧八 楚武三十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常事不書譏何譏爾遠也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馬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程子傳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杜氏曰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也故書地

**何以書譏遠也**

何氏曰諸侯田狩不過郊張氏曰狩因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然國之蒐狩自有處今不於常所而遠涉郎地所以譏也永嘉呂氏曰此狩于郎與觀魚于棠之類皆譏遠地

也戎祀國之大事左傳成十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狩所以講大事也隱五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大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高郵孫氏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田焉田者用民以訓軍旅者也取物以祭宗廟者也然而用民不以制則民傷乎農取物不以禮則物害乎性四時之田不傷農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故中音仲下同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蒲末反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息淺反中冬教大閱遂以狩見周禮大司馬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稱殺

也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啖氏曰蒐狩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則書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傳三十三年鄭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孟子云云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本劉氏意林高氏曰桓始昏于齊而有年春之凡侈心生於中則逸德見于外郎魯疆埸也遠狩于疆埸危之也公有篡弑之惡人得而討之曾不是念而遠狩於是知其安於弑逆怙

不懷懼也先王之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春秋之時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非因田狩以講兵又或非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得不詳著以垂戒焉愚按人君恤民宜無所不至故田狩雖不違時而不於常所亦春秋所譏蓋田狩固有常制而淫於遊田乃聖人之所戒也賈山諫文帝謂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猶且東巡狩刻石著功自以為過堯舜身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也流弊之禍可勝言哉此書公狩于郎後此昭九年築郎囿蓋即其地垣而囿之矣然魯有郎囿又有鹿囿蛇淵囿而蒐于紅大蒐于比蒲昌間又不即囿以蒐田而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豈非犯害民物不恤國本而若是乎○劉氏曰公羊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何休以謂春秋制王制承謬亦復闕夏鄭康成乃云夏時制度避其號不亦

妄乎說穀梁者曰春而曰狩葢用冬狩之禮夫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穀梁自顛倒之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程子傳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本劉氏張氏曰渠采地 王朝公卿書爵三公稱公如周公祭公之類六卿書爵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子劉子 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上聲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陵氏曰天子六卿為冢宰者皆加宰字兼為三公則

曰公渠伯書名貶之也陳氏曰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臣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為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志王臣者三十其處可責可善之地者有二馬宰渠伯糾之志名王人子突之志字其義也

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周禮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殘殺也殘滅其為惡

桓公之行當去聲此二者舍上聲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

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

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音泰下同宰所掌而獨謂之建周禮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愚按此不言禮典事典舉其重者也以此典大宰之所定

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

以見音現下同宰之非宰也有冢宰之貴而不足以居其位失其所以貴矣王制大夫

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春秋天子之事名宰以正王法劉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

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

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今銜命聘于弒君之賊而名下聘弒逆之人故書名貶之

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愚按桓以不義得國始則天王以冢宰聘之終則天王使大夫追命之終始施非常之恩故春秋於終始致非常之貶冢宰稱名王不稱天貶莫重於此矣前後各貶互文見義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明仲子之為妾所以正夫婦之綱明桓公之為篡所以正君臣之綱苟不知仲子之為妾則不知桓公之為篡矣家氏曰或謂隱元年之責咺春秋欲起天王之義故於王無讀今復責糾而不及王何也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咺與糾居大臣之位既不能正諫又將命以出重有責也乃若錫命王

不稱天以縈叔非宰故不與咺糾同責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去聲下同如衛武公或既相而已封者乎如周公召公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惠帝以平陽侯曹參代酇侯蕭何為相國繼又以安國侯王陵曲逆侯陳平為左右丞相文帝以絳侯周勃與陳平為左右丞相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闕後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扶問反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

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張氏曰天子之冢宰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篡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故君天下者必敕典庸禮命德討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二百四十二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弒君之罪王不能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人類將變為禽獸故闕秋冬於冢宰聘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収藏萬物之失其生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也何氏曰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高氏曰桓弒君以立天王不討反以冢宰聘之天理亡矣桓自是益無顧忌在洪範為狂為豫是為咎徵此有春夏而無秋冬之時蓋天理既滅而歲功不成也故不具秋冬趙氏

曰若其代父攝行卿事當依仍叔之子為文何得加名故知為貶通旨好生者舜而誅四凶克寛者湯而誅葛伯懐保小民者文王而侵阮共奸惡之不可縦尚矣大司馬九伐之法云云正者正其罪惡殘者殘其形體桓公當此二法而刑不加馬則是不奉天討而縦有罪可乎特去秋冬二時明天王之無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萬國必承天意以正行事必彰有徳象春夏以正賞必討有罪法秋冬以正刑是謂能若天道合春秋大居正之法○劉氏曰左氏曰父猶故名非也武氏子求賻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來聘言幼弱也褒貶不既明矣乎若糾擅攝父位自取冢宰者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公羊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亦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哉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李元位

欽定四庫全書

#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五

元 汪克寛 撰

## 桓公中

甲桓王十戌三年**五年**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宣十二蔡桓八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陳桓三十八辛杞武四十四宋莊三秦寧九楚武三十四**春正月甲戌**穀梁傳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程子傳下文訣傳見隱七年**己丑陳侯鮑卒**桓公也在位三十八年庶弟佗立明年蔡人殺佗立厲公左傳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故再赴趙氏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

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曰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啖氏曰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

○夏齊侯僖鄭伯莊如紀程子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趙氏曰如者朝聘之名外相如皆識薛氏曰無相朝之志也假相朝之禮也家氏曰書爵目其人而貶之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

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僖四年康公命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鄭亦大國也春秋初年鄭最強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況元反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音慘說文痛也矣臨川吳氏曰諸侯相朝雖有其禮然春秋之時小役大弱役強強大之國必不往朝小弱之國雖敵體之國亦不相朝惟小弱必須往朝于強大蓋畏之也齊鄭以強大而朝於紀之小弱蓋借朝之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詐不得以行也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杜氏曰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

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左傳昭元）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効是也（劉氏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云云故兵莫憯於志鏌鎁為下通旨兵莫憯於志鄭伯克段齊侯如紀其憯甚於鏌鎁人君明此義可以正其志人臣明此義可以格君心之非使之不遠而復也張氏曰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於紀然所以抑強暴惡譎詐也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三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

君如紀之後紀侯多爲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使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去國然後快於心小國困於强暴者二君之罪居多臨川吳氏曰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愚按外相如惟齊鄭如紀與州公如曹春秋惡齊鄭之不能恤小國而假朝禮以濟凌人之謀惡州公不能保其國而假朝禮以為依人之具皆非眞能行朝禮者也夫不能保小寡而思啓疆以利已不能自强於為善而依人以求托其身皆春秋之所不予也比事以觀考齊人滅紀之本末及州寔之來魯而聖人之意見矣○劉氏曰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而改會為如以亂名實哉

天王桓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作任左傳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程子傳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仍叔之子云者何氏曰言氏起父在加之者起子愚按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

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孟子文王治岐仕者世祿王制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

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

父兄故而見使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行愚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去聲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相湯以王於天下史記吕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為師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扶又反相太戊書小序伊陟相太戊注伊陟伊尹子微子之命象賢蔡傳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丁公世美入掌兵權顧命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注伋太公子丁公也左傳世濟其美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國語鯀為崇伯史記鯀治水九年而功用不成舜巡狩視鯀之治水

無狀乃殛之於羽山以死於是舉禹使續鯀之業舜典伯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因蔡叔于郭鄰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以豉反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左傳襄十瑕禽曰吾能無蓽門圭竇乎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外寇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武氏子隱三年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杜氏曰本

於父字幼弱之辭也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范氏曰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識之家氏曰大臣耽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及子也去年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今仍叔子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爲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爲貶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爲未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侯莫從桓以簒立懼諸侯討己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而爲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桓公以紀之婚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愚按漢以曹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丞相副魏以司馬昭子炎爲中撫軍副相國而遂移國祚宋用王安石蔡京

父子而遂致國亡是皆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禍也可不懼哉八年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者既名冡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

葬陳桓公臨川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葢陳佗篡立而葬之也○城祝丘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陸氏曰譏不時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王氏曰祝丘魯地漢之即丘縣今沂州臨沂東南與紀相鄰愚按沂州今屬益都路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從如字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鄭同姓之國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程子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域不書戰外域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

道之失也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通旨天子討而不伐桓王伐鄭非天子事故不言討故不稱天同上錫桓伐鄭賵葬成風皆三綱所由滅也故書王而已此亦不王矣不書則無自而見故去天以示貶其書王則存名號耳鄱陽萬氏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襄王賵葬成風非天命故皆不書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平聲得為無罪曰桓

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去聲來聘而莫之討前年宰糾聘今年仍叔之子聘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何爲憤怒自將平聲以攻之也薛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爲重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張氏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眞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

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孫氏曰不言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桓王親伐下國惡之大者曷為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陸氏曰陳陀殺太子而立王不能討又許其以師從王之失政亦可知也戰于繻音須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曰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王自將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

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安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於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既非聲教所及王者不討也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音預也

蜀杜氏曰苗民不服舜命禹徂征之蓋用兵之事天子不親為之以其至尊不可屈也鄭雖不朝桓王以三國之兵伐鄭失正也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哉蔡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楚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討於鄭而三國從之托公義以濟私忿耳愚按傳稱王

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實變文以著君臣之大分然成十三年傳云公及諸侯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伐秦而經不書諸侯從劉子成子者王臣非至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列會為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非王命不當擅興列國之師蓋齊桓晉文之侵伐止以列會為文也文定謂桓王伐鄭非天討乃端本澄源之意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而遠近莫不壹於正非謂鄭莊為無罪也特以諸侯之罪有甚於鄭莊者桓王舍其大而問其細循其私意而不出於公理是以不得為天討而鄭亦不服耳或者乃謂祭足帥師取纖甸之麥禾是稱兵以犯王略王之伐之有不容已者抑不知王貳於虢祭足取麥與禾乃隱之三年越三年而鄭伯朝王桓王不禮焉是取麥禾之罪固當問然不當待其朝而不禮也又二年桓王遂以虢公忌父為卿士

是時鄭公子忽在王所鄭伯以齊人朝王又三年而鄭伯以虢師伐宋非惟鄭未叛王亦未怨虢之深也及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於是鄭始怨王至是王復絶之而鄭莊遂不朝跡其所由鄭莊雖小人之雄苟桓王處之有其道則不至此也取麥與禾之罪當其時則不之討今之不朝毋乃已德猶有所缺而不忍一朝之忿屈萬乘之尊以犯積怨之强臣寧不自取辱耶春秋深明其用自貴者始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以存大君無敵之體書三國從王伐鄭以人臣而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揜矣從王伐鄭為一經之特筆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劉氏曰穀梁謂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

大雩此書雩之始左傳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公羊傳大雩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定元年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以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程子傳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

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為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正雩在四月為五月不雨修雩故記之於五月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張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不書至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暵則因旱而舉春秋書之以見災異臨川吳氏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為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熟尤為非時也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

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為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月令注諸侯雩上公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平聲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孫氏曰謂之大者惡其僭用天子之雩也不謂之大則魯僭天子之惡無以見矣家氏曰郊禘亦僭而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侯為禮各異故書大以斥其僭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音現書郊則或以瀆卜或以牛災或以過時書禘則或以蓁喪制或以尊妾母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此皆國史所不能與音預君子以為性命之文是也邵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云云豈非由性命

命而發言也故曰聖人盡性之書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禮也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朱子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程允夫問孔子謂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泰山五章皆聖人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與春秋同意曰是愚按魯諸侯而祭天地及境外山川猶季氏以大夫而祭泰山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

掌之說矣朱子語天地陰陽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乎此愚按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也故郊禘大雩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當然也天下國家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幽明一理顯微無間茍知聖人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所難知哉○劉氏曰左傳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爾遇旱而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為旱發非為過時發也愚按經書雩二十一左氏於此年云書不時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僭耳○劉氏曰說者皆謂成王賜魯天子禮樂非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臨川吳氏曰劉氏

此說蓋欲為成王解脫過舉之非實則不然當從程子之說所引惠公使宰讓事今載外紀其言尨誕無稽僞使天子之禮諸侯可以請則春秋時强僭之國挾勢援例請之者多矣何魯惠能請而他國不敢請乎陵陽李氏曰外紀所據乃姓氏雜書其出又在戴記之後不足為證

螽 公作螺後同公羊傳記災也穀梁傳蟲災也杜氏曰蚣蝑之屬為災故書劉氏曰上書雩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程子曰螽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朱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愚按春秋書螽者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何氏曰煩擾之應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 ○冬州公如曹 公羊穀梁傳外相如不書過我也程子傳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杜氏曰曹國今濟陰定陶縣張氏曰唐為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愚按今屬東昌路曹州定陶縣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待洛反）其國危遂不復（張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至云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并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天子三公稱公（如周公召公之類）王者之後稱公（如宋公之類）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理也）東土（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注畢公名高）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詩淇澳小序美武公之德也云云故能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唐玄宗開元二年定內外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

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本范氏注臨川吳氏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同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君如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危亡將寄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

乙亥桓王十四年

六年　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寔時力反公羊傳猶曰是人來也謂州公也穀梁傳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程子傳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杜氏曰不言州公承

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言寔來陳氏曰但曰州公來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

寔者州公名也永嘉呂氏曰寔即州公名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陳氏曰古者諸侯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

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許六反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

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見莊十年滅譚傳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如曹陽用公孫彊潞嬰兒用酆舒之類或驕奢淫縱如邾益無道蔡獻舞止息嬀而不禮之類或用兵暴亂如胡豹盡俘楚邑之類自底音指致也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許斯胡豹頓牂沈嘉潞嬰兒皆書名皆其自取焉

耳則待之以初公羊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上聲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家氏曰夫以外諸侯入備王室之大臣外侮侵凌不能自存當請于王思所以為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也○劉氏曰公羊云謂之寔來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為禮乎○張氏曰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他伯父寔來成二年傳曰犨伯寔來書州公曰寔來略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公左作成程子傳謀齊難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愚按今屬濟寧路鉅野縣路氏曰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郕同旨家氏曰前年齊

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公羊傳簡車徒也穀梁傳閱兵車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左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秋大閱簡車馬也程子傳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安國之道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盛夏大閱妨民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爲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大閱簡車馬也 范氏曰閱為簡練 杜氏曰簡選練 周制大司馬中 音仲

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皆如振旅之陳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為去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

時矣本孫氏愚按夏之仲冬乃建子之月周之八月乃建未之月盛夏煩暑三農耘耔之時而驅南畝之民以蒐車蒐徒為事有人心者豈為是哉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扶云反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見大司馬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見王制注綏當為緌旌旗也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孫氏曰大雩大閱大蒐之類皆譏其僭天子夫子修春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范氏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今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杜氏曰鄭忽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

車馬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

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杜音綢繆牖戶之意

何氏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

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臨川吳氏曰先王之時兵可不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四

時所教其法皆略惟仲冬教大閱其坐作進退擊刺真如戰陣乃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行為其僭禮

故因失時而書之以著其僭王氏曰僭制妨民故聖人謹而日之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兵戎外

事故大閱以壬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美宣王田而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也○陸氏曰公羊蓋以罕書

也按以其非常故書爾非為少也穀梁蓋以觀婦人也按經無異文傳自穿鑿劉氏曰所謂罕者謂自入

春秋今始一閲耶抑謂桓公今始一閲耶文之不通難以強合

蔡人殺陳佗佗大阿反公羊穀梁傳陳佗者何陳君也其不地於蔡也左傳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程子傳佗弑太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

佗弑大音泰子而代其位朱子語佗之弑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啖氏曰佗踰年之君不曰陳侯以賊誅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張氏曰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之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之

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詩墓門刺陳佗也其詩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則陳人不以佗為君可知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陸氏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臨川吳氏曰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篡弒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篡立既葬桓公君陳亦已逾年矣然篡賊非可稱君故名而不爵凡篡賊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鄰國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為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殺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歸之矣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家氏曰前此陳人為衛討州吁今蔡人為陳殺佗此鄰國之二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鄰賊者有褒則黨鄰賊也在所誅矣

魯桓

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音班）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遏人欲於橫（去聲）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先師）

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春秋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事而何耶其討之也柰何曰如殺

賊書人是也噫討賊太子事也聖人不唯自任而又寄之人人僭耶不得已耶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愚按弒君而見殺者十有三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弒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弒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為文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為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南宮萬書之則為扞君難故不見於經齊商人蔡般既為國人所君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蠻夷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

○趙氏曰佗殺太子之賊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淫于蔡淫獵于蔡不近人情

九月丁卯子同生左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同公羊傳喜有正也程子傳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適音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啖氏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趙氏曰禮備於嫡是重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也蜀杜氏曰書同生正魯國之傳嗣而遏簒逆也張氏曰蓋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

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植音值置也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前賈誼傳孟康注委裘若容衣太子幼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易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經書子同生所

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通旨適冢生大事也春秋書此以正國本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而國亂數世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而延祚四百傳世三十一其效可見矣或問出姜之子不書其生何也曰記子同生明與子之法也春秋兼帝王之道或以天下為公而與賢或以世及為禮而與子與賢貴於得人故季札亂國仲尼不取與子定於立嫡故文姜始入春秋書之按左氏云云即太子之禮也載于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于受誓為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絶矣配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出姜歸齊其生不見于經蓋仲尼削之耳鄭忽衛蒯聵出奔宋痤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于劉單皆其君父丕知此義是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此世子也其

不曰世子何也杜氏曰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見儀禮士冠禮篇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劉氏曰公羊以謂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為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永嘉呂氏曰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適子遂啓簒弒故以喜書或謂莊文成襄皆嫡嗣此獨書以正周公之後決後世之疑或謂為莊公如齊納幣張本要之皆不然國之主器莫重於嫡嗣嫡嗣不正則禍亂生焉故古者嫡子生必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覬覦之心也若君

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以至於失時越禮則亦可以因是而考之矣

冬紀侯來朝程子曰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是豈為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

按左氏會于郕咨謀齊難去聲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朱子注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昭公二十五年孫齊

齊不能納二十八年如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三十二年薨於乾侯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僖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鄭伯逃歸不盟孔叔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八年盟于洮鄭伯乞盟請服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音現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于眷反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蜀杜氏曰桓之篡王法所不容諸侯不能討而朝之聘之春秋不與是義不可以朝桓矣今紀之來復存其正爵以其懼於齊難與其所親謀之故恕之也沙隨程氏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乎愚

按桓公篡立得罪於君父凡惴惴焉不能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即位之始年求盟於鄭三年求婚於齊未幾次班後鄭而取怒於齊則非時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憂愉信縮固係於齊人嚬笑之頃又安足與謀紀難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之謂矣然春秋所以恕紀侯而不之貶者如人遇强暴於國門之外苟有過者亟執其裾而愬之不暇問其人之善惡也夫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下告於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所以僕僕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聖人其以是而恕之乎比事以觀紀不能自强於政治苟焉依人以圖存魯桓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朝禮而莫之或拯齊以强大肆意於吞噬小弱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丙子　桓王十五年　十七年　鄭莊三十九　齊僖二十六　晉小子四　衛宣十四　蔡桓十　曹桓五十二　陳厲二　杞武四十六　宋莊五　秦寧十一　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子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高氏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愚按鉅野今屬濟寧路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比九五爻辭　程子傳如天子不合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

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云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注合圍掩羣為盡物也　夫子釣而

不綱弋不射食亦反宿朱子注盡物取之出其不意聖人不為也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舜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湯誥賁若草木伊訓鳥獸魚鼈咸若無淫獵之過矣劉氏曰焚咸丘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定元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李氏瓘曰火田直焚一叢一聚豈容焚一澤也譏盡物故書之臨川吳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故可用火此不當田狩之月而火田又咸丘非狩也故譏○劉氏曰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撫之也以火攻也按公羊凡內取邑不繫國悉歸之邾婁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穀梁曰不言邾咸丘疾其

以火攻與公羊說相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程子傳臣而弒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天子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朝別立義也杜氏曰穀國在南鄉宜陽縣北張氏曰今襄陽府穀城縣鄧今鄧州皆去魯絶遠恐接襄陽即今襄陽路范氏曰別言朝同時來不俱至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見曲禮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

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二年滕子或書名此年穀鄧或稱人十五年邾牟葛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服虔曰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弑君之賊故賤而名之孫氏曰桓大惡之人諸侯皆得殺之二君反交臂而來朝故生名之陳氏曰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朝桓有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名其甚者也張氏曰桓弑逆之人而穀鄧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與反面事讐滅同姓以滅本根之罪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

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月令孟秋之月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

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襄二十六蔡聲子云云象天道也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歳功不能成矣故特去上聲下同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

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音現下同天王之不復扶又反下同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去聲環視而未之恤方伯連帥見王制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通旨問桓四年七年因天王使宰渠伯糾

來聘穀伯鄧侯來朝故不書秋冬然則二年滕子來朝紀侯來朝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以至六年九年十五年皆有諸侯來朝何以書秋冬曰桓弑君而立滕侯首朝貶爵為子不齒列國矣天王刑罰所自出也既不能討又以其立而聘之故不書秋冬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豈天下之大諸侯之衆莫有能舉義者乎及穀鄧無故相率自遠來朝然後知天下諸侯莫有可望人欲橫流莫有禁之者矣故不書秋冬若紀侯來朝自為謀其國事爾非為桓立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失刑之義已立於前矣此又别有義也大抵聖人筆端造化神明莫測豈拘定一義而已○趙氏曰左傳云穀侯鄧伯名賤之也此説不明故不取公穀並云失國之君假令實奔魯而公待以朝禮即當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日朝公不當越例書名而没其來奔也陳氏折衷失地之君不曰來朝苟有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譚子奔莒是也苟有來者

如郕伯來奔州公寔來是也陳氏曰按左傳不見失國事迹莊十六年楚始滅鄧○愚按或以無秋冬為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冬有月而闕時定公十四年無冬有事而闕時月此可以言闕文也豈有二年秋冬無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況公羊傳桓十七年闕夏然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猶書事於年下惟成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穀梁皆書冬十月苟曰桓公四年七年非聖人所削不容三傳皆闕蓋三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削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疑得聖人之旨

丁丑 桓王十六年 齊僖二十七 晉侯緡元年 衛宣十五 蔡桓十一 鄭莊四十 曹桓五十三 陳厲三 杞武四十七 宋莊六 秦寧十二 楚武三十七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程子傳冬烝非過也

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音仲）冬（何氏曰烝衆也氣盛貌冬萬事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逸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愚按文定據逸周書維十一月既南至日短極謂周以子月為歲首不改月數竊考逸周書文體全似呂令其言八枳之類與古書殊異或後人假託之書況六經惟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舊俗稱之書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二月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未為非禮若汲冢紀

年用夏正而言舜放堯丈王殺王季則不可信蓋劉炫偽魯史之類也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周禮注獻所獲禽以祭宗廟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此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閑蟄而烝為是杜氏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烝祭宗廟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于偽反再烝見音現瀆書也杜氏曰此夏之仲冬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啖氏曰此書以彰下文耳非譏也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

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無礿祠者蓋春秋中再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耳於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愚按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焉或者謂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故聖人因其失禮而特書以重其惡其言失之鑿矣閔僖之禘文公之大祫亦可謂有大惡而不可以祀先君乎○趙氏曰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按正月之烝不失時也公羊曰譏亟也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劉氏曰猶將書壬午猶繹不得不先書有事于大廟也

**天王**桓**使家父來聘**程子曰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杜

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穀梁宣二年志同則書重公羊莊四年擇其重者而譏焉其餘從同同以此見春秋任宰相去聲下同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音謠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先言臣而後言君皋陶先言君而後言臣可見其君臣交相尊榮而互相責勉之意

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音預下同）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隱元）會葬成風（文五）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桓四）錫桓公命（莊元）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荀子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也愚按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此事以襯不待貶絕而惡自見

矣

夏五月丁丑烝公羊傳譏亟也穀梁傳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傳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隱七年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臨川吳氏曰建子之月己烝矣建辰之月又再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宋氏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二事而一貶愚按僖二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

一褒義與此同

**秋伐邾** 儀父陳氏曰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孫氏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人之國故直稱伐邾高氏曰紀也滕也鄧也穀也郕也杞也或朝或會邾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宜乎其反見伐也

〇**冬十月雨雪** 雨于付反公羊傳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曰今八月書時失程子傳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〇**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側界反書遂始此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程子傳祭公受命逆后

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度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此說是也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劉氏曰爲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内主予一人將卜于紀姜氏委諸

伯父伯父其以予敬若先王之禮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有弗恭使者以是言也復于王魯使大夫請於紀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于紀姜氏使某也以告主人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也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用王后之禮逆以歸也此豈人臣之所當遂於竟外哉

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音善靖公逆王后于齊襄十五年杜氏曰官師劉夏非卿禮記官師中士下士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

監之禮也杜氏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通旨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大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即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趙氏曰遂逆者譏不躬自於王孫氏曰桓王娶后于紀命魯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后于紀故曰遂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于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義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事以深譏之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于逆后后妃母儀

天下而以遂專之罪祭公自罪魯也宋氏曰萬乘之君使弑逆之人主婚行禮可乎○愚按僖三十年傳云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祭公自魯逆王后所以二事出者也由是論之祭公蓋受王命謀婚於魯并逆后於紀爾逆后大事也安有無王命而敢專之哉但天子婚禮當使大夫謀昏於同姓之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故王遣三公謀昏則以輕使為失祭公不復命於王而即如紀逆后則以遂行為罪而交責之也按遂有二義穀梁所謂繼事是以二事出者也公羊所謂生事是以一事出而専繼事者也春秋書遂一十九若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亦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遂及齊宋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專繼事者也若成公以伐秦出而因如京師乃書自京師遂會伐秦則聖人尊君抑臣之意使若繼事以會伐爾考其事而是非得失瞭然矣○趙

氏曰左傳曰禮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言來言遂足明譏矣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若實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今不言使即罪全歸祭公

戊寅桓王十七年

九年 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公元年宋莊七秦出子元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程子傳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杜氏曰季姜桓王后季字姜紀姓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内主六宮之政昏義天子后立六宮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唐來濟傳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張氏曰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下之體於始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詩小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疾妬之心焉注木下曲曰樛言后妃之心如木之下曲也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周禮九嬪注凡羣妃御見之法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

十五日而徧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杜氏曰書字仲父母之尊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詩葛覃小序其詞之抑揚上聲下去聲進退先後並去聲各有所當去聲而不相悖劉氏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筮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覲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臨川吳氏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也歸稱季姜主紀而言也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詩關雎小序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詩公劉京師之野董氏曰

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是以伯姬婦紀則叔姬為娣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故春秋嚴其名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俄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以不詳也通旨王后歸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永嘉呂氏曰經書逆王后者二惟紀季姜書歸于京師而劉夏之逆不書歸蓋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故書歸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魯不為之主則不書歸矣○孫氏曰左傳云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則劉夏逆王后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何哉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桓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

亦左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周禮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蜀杜氏曰此諸侯

朝會于天子之時所行之禮鄭康成以此為注蓋未明春秋之義　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音現天子急述職也　楊士勛曰世子攝其君謂會同急趍王命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薛氏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于諸侯非禮也　諸侯閒音閑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　左傳成十二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杜氏曰王事閒缺則修私好　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已上並據劉氏權衡臨川吳氏曰大朝覲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已獨有疾則不得已而命世子攝行今曹之朝魯非甚急之務不可

缺之禮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音笥本趙氏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左傳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踰月而終生卒明年正月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音煙得為孝荀子從義不從父故尸子名佼晉人曰夫已多乎道范氏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張氏曰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

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當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且忘國家之大計也愚按滕穀鄧郳牟葛之朝桓皆貶而射姑不貶者蓋世子不當攝君朝諸侯没其名則罪不著此程子所謂別立義也經書世子朝會者十有二曹射姑來朝鄭巫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盟雞澤會戚會柤救陳四伐鄭宋佐會亳是也夫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而代君行朝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救伐皆非世子之所宜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序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庶幾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序於薛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鄫巫亞於魯大夫則壓辱尤甚焉比事考之而義自見

己桓王十卯八年 十年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三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二宋莊八秦出子二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

桓無王據三年以後不書王今復扶又反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左傳莊十六使以十月入就盈數焉注數滿於十 天道十年則亦周矣通旨甲乙紀歷而數窮於十周語十年數之紀也注數起一終十十則更 人事十年則亦變矣通旨禮稱其生至於老耄十年而一易語載其學自而立至於從心十年而一進左傳僖十三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名也襄二十八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傳論違如字惡

者十年而必棄左傳昭四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何氏曰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劉氏曰桓公簒立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故於其甚極詭而書王若謂桓公曰君之不能事天子若是其甚矣如又不改將不可救矣君如改諸則此其時矣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穀梁傳有穀梁子曰則非穀梁自為矣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甍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啖氏曰三傳本皆不謬後人不曉而以濫說附益其中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簒弑者范氏曰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陳侯

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木孫氏總論趙氏曰十一月鄭伯卒十三年衛侯晉卒何不正之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也在位五十五年世子射姑嗣是為莊公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宣于桃丘弗遇杜氏曰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愚按東阿今屬東平路

弗者遷詞韵書弗者違也惡烏故反下同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會者外為主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杜氏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

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趙氏曰書弗遇者見諸侯之失信張氏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愚按此年會桃丘弗遇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同盟平丘公不與盟皆非魯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諱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不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責賂卒與仲遂盟郪丘則罪之在齊又可見矣○趙氏曰穀梁曰不遇者志不相得按經意直譏其無信爾豈論其相得不相得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非也公羊本解遇為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謂此為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為說要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僖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左傳

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程子傳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慾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為主甚其惡也

春秋加兵于魯眾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不為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為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兵凶器戰危事（前鼂錯傳云云）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

而應去聲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劉氏曰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嘗有得已而先之者也　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馳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怨小怨親帥其師三國稱爵所謂目其人而責之也　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知類本孟子言不知輕重之等　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本王御謂其為害大決然殺之不復審錄也　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

戰于郎 趙氏曰不書及罪專於外也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李氏瑾曰春秋善魯不使三國伐之若三國自來戰也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張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有大罪極惡三國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罪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為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也 鄭

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州吁非宋殤則不能舉伐鄭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魯之師故雖主兵在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為首也○趙氏曰穀梁云來戰者前定之戰也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劉氏曰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

豈實圍哉春秋惡戰

耳不分別遠近也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五